

死神招手



迫降生死路 (四之三)

· 田定忠 ·

理，這些禁忌有些或許荒誕無稽有些卻頗有幾分道理，如果因為犯了禁忌而遭到某些災難或事故，這些禁忌或迷信就會被渲染、擴大。

飛行線上發生飛安事故後最常議論的就是飛機機號，如機號諧音不雅或加乘總數為零，不出事則已，一出事就被渲染；飛行線上還有一些其它的傳說，是否成為迷信或忌諱，端看飛安事件發生與否。

迷信不是每一個人都會相信的，但就是那麼邪門，平生第一次休假被召返回隊飛行，就讓我碰上了特殊狀況，而且是差點要人命的危險事件，也讓人覺得不得不信邪。

民國七十九年十二月四日休假在家，一大早中隊值日官打電話過來：「副座，能不能請你回隊到飛輔室值勤？」我當時職務是副隊長，面臨中隊人手不足情況下，如家中無特別事情回隊支援也是義不容辭的事。

我二話不說匆匆趕回基地，進了寢室後撥個電話給值日官：「我到寢室了，什麼時間到飛輔室？派個車來接我。」值日官回道：「副座，有兩架故障機修妥出廠，大隊部要麻煩你去試飛，飛輔室值勤改由別的中隊支援，車子已過去接你。」

不是叫我回來幹飛輔室值勤嗎？

怎麼改成試飛呢？我突然想起十年前友隊范少校休假召返執行F-100A戰機試飛任務，結果發生引擎推力消失，情急之下反跑道迫降失事殉難的往事，我心裡一陣忐忑，問道：「什麼故障機要試飛？」「有兩架飛機，一單一雙。」「那安排雙座，找個人陪我！」身兼試飛官的我心想，今天不試飛明天還是要試飛，試飛就試飛吧！心裡正在想著，小車已在寢室外響了一聲喇叭，我上了車直奔作戰室。

一進作戰室便看見飛行動態序列板上，我名牌上方放著機號「四三七六」單座機的壓克力牌子，我向值日官不悅地說道：「不是讓你安排雙座機試飛嗎？怎麼又變成單座機了？」值日官答道：「飛行前檢查時發現雙座機機腹有漏油，已經拖回棚廠檢修，改單座試飛。」我脫口應道：「單座不試飛！」顯然我已有一點情緒反應。「不好吧！大隊部作戰科已將試飛機號報給ACC（空中管制中心）了！」我一聽不再接腔為難值日官，他只是奉命安排飛行序列。

雖然休假被召返執行試飛任務不太合理，但身為軍人不合理的要求也不能違抗。飛就飛吧！反正躲不了，到中央山脈上空去玩一玩也好！就算是假日郊遊吧！

「新竹塔臺，『四三七六』發動機熄火！五分鐘後進場，請求優先落地！」

社會中的各行各業都會有一些特殊的習俗文化，其中之一便是禁忌與迷信，究其原因不外乎是人類對大自然神秘力量的一種敬畏，並藉由信仰、傳說、律令而衍生出一種防衛的心

到了機庫瞭解飛機故障改正情形後即登機開車，開車後檢查一切正常，如果此時找出缺點那就取消試飛任務，大家都心安理得，沒有什麼好爭執的了，偏偏飛機一點小毛病也挑不出來，既然如此那就飛吧！

「新竹塔臺，Papa Bravo 拐么（任務編號）滑出。」「拐么可以滑出，能見度拐（七）哩、疏雲、風向洞五洞（〇五〇）、風速五哩。」

還真是個適合試飛的好天氣，半小時前我在作戰室的不悅心情早已拋在腦後，現在心裡很平靜，要去看看山區的風景，再次去領略南湖大山的峻、太平山林場的美、奇萊山稜脊的險，順便去翱翔翻滾一下過過單飛的飛行癮，腦袋中早已忘了休假不要返隊飛行這件事；但任誰也不會料想到，一個罕見的危險狀況正在前面悄悄地等著我，等著我去化解。

在跑道頭試完大車後，我看了一眼儀表板上的小時鐘，指針顯示七點五十五分，「塔臺，拐么進跑道起飛。」「拐么，可以起飛，風向洞五洞、風速五哩。」獲得塔臺起飛許可後我立即鬆開煞車，並將油門推到後燃器位置，沒有外載的F-104G戰機此時如脫韁野馬般在跑道上嘶吼急奔，不到十秒即仰轉機頭離地，收上起落

架後空速迅速上升，才飛出機場已到達每小時四百五十哩。我迅速帶起六十度仰角讓機頭直衝蒼穹，此時飛機就像是一支寒光四射的凌空利劍，更像是一支直指藍天的突刺戰矛，瞬間化虹劈開長空，不消十餘秒鐘便已飛抵一萬五千呎高度。

在航管的管制下穿過民航航路向東邊的中央山脈山區飛去，此時機頭前方的竹東丘陵在晨間陽光受到山脈阻擋的影響下，整個大地仍是一片朦朧而寧靜，似乎尚在沉睡；不消一、兩分鐘，戰機已脫離民航航路進入軍方使用的山區空域，脫離航管管制後即向戰管報到，並向南北轉爬升準備進入試飛空域，當飛機爬到兩萬呎時，位於雪山山脈上空，白雲稀疏下的雪山山脈在晨曦照耀下，山頭個個巍峨壯麗高峻崢嶸，充滿了大自然的陽剛之氣，景色秀麗讓人陶醉。

就在我陶醉在山區瑰麗無瑕的美景時，我突然感覺一陣不對勁，耳機內沉悶的引擎聲音突然變弱後瞬間消失，同時看見儀表板上與引擎有關的轉數表、液壓表、滑壓表、尾溫表均快速反時針轉動中，我立即前傾身子用力眨了一下眼皮，睜大眼睛再看個清楚。不錯，與發動機有關的所有儀表指針均在反轉中，我立即反應出飛

機熄火了！

我頓時感受到一股冷冽徹骨的寒氣從腳底板往上冒直衝腦門，心中一陣寒意頭皮也一陣發麻，飛機熄火了！天呀！這個在平常我連想都不敢想的故障竟然發生了！此時飛機座艙內一片寂靜，寂靜的讓人心裡發毛，那種寂靜的感覺有一股強烈的詭異感，讓人恐懼膽寒至極，平常已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引擎轟轟聲響讓我覺得非常實在，這下那個感覺實在的聲音突然全消失了，就在極短時間內我恍如遺世，除了心生寒意頭皮發麻外，腦袋也一片空白。

F-104G戰機在空中熄火後，如果開車失效，重達三萬磅的機身將如同無推力的火箭，像自由落體一樣迅速地下墜，不消兩分鐘即會墜地變成一團火球，面對即將發生的恐怖狀況，腦子中突然出現許多怪異的景象，心中也瞬間產生許多雜念，雖然平常已習慣與危險打交道，過去也親身碰過多次的緊急狀況，但這突來的空中熄火狀況，也讓我一時被震懾住，以致腦袋一片空白。

在發動機熄火狀況下，此時周遭一切都是那麼地寂靜無聲無息，連自己的心臟及脈搏也感覺停止跳動了，讓人產生一種無法形容的奇特詭異感

覺。人類平常生活於各種聲音充斥與混雜的空間中，人體生理也習慣了充滿雜音與喧嚷的環境，此時一片寂靜讓我極度不能適應，同時瞬間空白的腦袋突然又擠進了各種奇怪的冥想。然而當我再次把眼光投向座艙儀表時，我清楚瞭解到引擎確實熄火了，我知道我不能猶豫也不能發呆，我用力搖了一下腦袋趕走盤據在腦袋中的一切雜念，我必須清醒腦袋馬上應變。

此時想起飛安失事紀錄內P-108戰機空中熄火的案例，其下場若不是彈射跳傘，就是墜燬！想到這些心頭不自覺地顫抖了一下，同時也馬上反應到在這個山區空域與基地的距離。飛機熄火後以指令飄降比計算，是不可能回到基地的，如果空中開車不成功，再隔一、兩分鐘我就要面臨彈射跳傘的命運，想到戰機熄火後的下場我的心開始糾結，額頭也冒出些微冷汗，但是理智立刻提醒我，要沉著要冷靜，要迅速處置而且不能慌張。

此時空速已從每小時三百五十哩下掉至每小時兩百八十哩，並持續地下掉中。我再次晃了一下腦袋，馬上清醒地想起了指令緊急程序中的空中開車程序，我必須馬上實施空中開車！不容延誤！

我立即將飛機轉向觀霧林區旁的

戰管雷達陣地，並推頭讓飛機保持每小時兩百五十哩，以獲得空中開車必要的風旋轉數，萬一空開車失效，我就在雷達陣地旁棄機彈射跳傘，好讓陣地的官兵可以快速救援！

放低機頭後，原來緊張的心情也稍微緩和下來，開始按緊急程序實施開車，不知道經過了多少時間，當耳機裡傳來引擎沉悶的轟隆聲，滑油及液壓壓力表也慢慢上升時，我知道空中開車成功了！心裡熱烈的歡呼著！

正要鬆一口氣時，我看見尾溫表與轉數表的指針突然又反轉了，耳機裡的轟隆聲響也漸漸消失直至寂靜，天呀！又熄火了！心裡炙烈的歡呼頓時也跟澆熄了，心頭再次緊張起來，一股強烈的不祥感覺立馬湧上心頭。

此時高度表指針已通過一萬四千呎標示並繼續反轉中，機翼下的幾個山頭離我越來越近，而且可以清楚地看見山頭上一棵棵的白色枯木，連山頭雷達陣地空地上仰頭看著飛機的一位戰士，都可以清晰地看見他仰起的臉龐！那些山頭高度都在九千呎左右，此時我必須趕快再重來一次，不然就準備棄機跳傘了！

我沒時間多想是什麼原因讓飛機再次熄火，趕緊再次把油門手柄拉回至OFF（關）位置，再度將空中點火

電門扳至ON（開）的位置，隔了兩秒鐘之後，小心翼翼地將油門手柄從OFF位置前推至Idle（怠速）位置。我兩眼緊張地瞪著高度表、轉數表及尾溫表，心情極度緊張與不安，感覺時間好似隔了好久，才發現轉數表及尾溫表指針擺動了一下，之後就慢慢地上升中。我再看了一眼高度表及機翼下的雪山山頭，「還早，不要慌。」我兩眼緊盯著轉數表左手小心翼翼地前推油門至百分之九十，此時飛機像從熟睡中慢慢地甦醒了過來，熟悉的引擎聲音再度傳進我的耳朵，發動機的各個儀表也醒了過來，順時針快速轉動回到正常指示刻度，「成功了！我心裡再次歡呼！同時也感謝讚美上蒼！」

在發動機轟轟沉悶的聲響下，感覺已停止跳動的脈搏似乎也隨著引擎運轉而跳動起來，讓我感覺又回到了喧囂的塵世，也感覺到發動機透過座艙隔框傳過來的聲響極其悅耳，而且美妙無比。

終於放下卡在心頭上的一顆大石頭！當空速超過每小時三百五十哩後，我看了一眼高度表，指針已反時針通過一萬呎，我柔和地帶起俯衝中的機頭，以極接近山頭的高度從戰管雷達陣地旁的壑谷中呼嘯而過，雷達陣

地上的建築物及剛剛看到的戰士，清晰地從我眼睛餘光中快速向後飛過！

整個過程從熄火到第二次開車成功，時間上不過一、兩分鐘左右，但我的感覺在「時光扭曲」效應下，卻猶如經歷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在那段的時間中，感覺世界已經靜止，感覺正在面對死亡，也感覺恍恍惚惚，當飛機爬升到兩萬呎時，我才從恍惚中回過神靜下心。

我不知道飛機為什麼熄火，也不知道飛機還會不會再次熄火，我不能猶豫，我應該馬上返場落地，從現在起我要爭取的是時間！除了爭取優先通過航路及進場外，同時還要把空中狀況立即告知所有的管制單位，我要把故障現象留在管制單位的通話錄音中，萬一再次熄火，機燬也罷，人亡也罷，那是失事原因的唯一證據，我不能猶豫！

我立即在戰管管制波道中呼叫：「Papa Bravo 拐么熄火！請求直接引導返場！」不等戰管回應立刻將波道轉換至塔臺波道，「新竹塔臺，Papa Bravo 拐么熄火！五分鐘後進場，請求廓清航線優先落地！」一樣不等塔臺的回應，我立刻再將波道轉換至臺北近場管制中心，「Tapei Approach（臺北進場臺），Papa Bravo 拐么熄

火！請求引導優先通過航路！」我把波道留在臺北近場管制中心，此時從耳機中傳來基地飛輔室值勤官的聲音：「飛機怎麼了？」「熄火！通過航路中，直接返降！」我簡潔應道，原來值勤官已從塔臺波道中聽到有頭無尾的簡短呼叫，一路趕緊追蹤我在哪個波道。

通過航路時飛機發動機一切正常，但我的擔心與顧慮還在，我開始盤算F-104C戰機的熄火飄降距離，如果飛機再次熄火，以熄火飄降能力計算我應該在到達High Key點（高關鍵點）前保持一萬呎高度，此時如果飛機再次熄火，那是熄火飄降進場的最低需求高度，為了安全起見在到達High Key點前我決定保持略高於一萬呎的高度。

飛機通過航路並飛抵High Key點時，高度正好通過一萬呎，此時飛機一切又很正常，我必須要趕緊收回油門及推頭，才能攔截到五邊正常進場高度。我收回油門放出減速板及起落架試圖快速下降高度，然距跑道兩哩時高度竟然還有兩千呎，無法攔截到五邊一哩三百呎的進場高度要求，如果我硬推機頭落地顯然觸地點將在跑道二分之一處，那剩餘的跑道長度將無法讓飛機停住，飛機將會衝出跑道

失事，眼看已無法一次進場我立即下定決心重飛。

重飛過程中我帶著極度忐忑不安的心情越過跑道上空，脊背也有些涼意，深怕此時飛機再度熄火，如果此時熄火，以兩千呎的高度，那是不可能迴轉一圈完成下滑轉彎並成功降落在跑道上，如果失敗那將是前功盡棄枉費一切的努力。我有點後悔剛剛的飛行計畫太過刻板，直到飛機迴轉加入航線四邊確定可安全進場時，我才恢復平靜的心情，將一直哽在喉嚨中的一顆心吞回了定位。

飛機落地脫離跑道後，我再次看了一眼儀表板上的時鐘，指針落在八點十分處，我結束了一趟十五分鐘的驚險郊遊，這十五分鐘的飛行，差點就砸掉一架戰機也差點要了我的命。

回到中隊作戰室後，將空中發生的狀況先依規定回報，同時交代作戰長以後休假人員不可召返回隊飛行，免得犯了忌諱。

這架飛機經後勤單位仔細檢查後找出了引擎熄火的原因，起因於飛機於屏東基地執行IRAN大檢（擇要檢修）清潔油箱時，留下了大量膠布、抹布、木塊等雜物，導致戰機飛行時污染物堵住了燃油增壓泵的入口，造成燃油無法進入主控油器致而造成引

擎熄火。

這架飛機幸好未因修護疏忽釀成重大失事，然而其中也有連專家都無法說出道理的疑點。其一，飛機RAN完工後由屏東基地飛返新竹基地時竟然平安無恙，而卻於第二批飛行時發生狀況。其二，按常識判斷，已經被燃油增壓泵高壓虹吸作用吸入油管入口的污染物應該不會逆向流出，第一次空中開車不成功顯然污染物尚未離開增壓泵油管入口，致使燃油無法供輸至主控油器，那在第二次空中開車時污染物為何就離開了增壓泵油管入口？在後續的返降過程中，污染物為何又不再堵住增壓泵油管的入口，而讓我可以平安地落地？至今我依然心生疑惑，也不解其中的道理。難道又是老天爺來幫我了嗎？我相信是老天爺再次眷顧了我，除了祂誰也不可能會幫我這個忙，將堵在封閉油箱內增壓泵油管入口的抹布移除。

民國八十四年「四三七六」號戰機汰除後解體拆零，憶起它與我共同經歷了少有的空中熄火事件，讓我生命中存有一段特殊的空間寂靜經驗，內心無限感傷與憐惜。「四三七六」戰機雖被解體拆零了，但它的魂魄永遠都會駐留在藍天中，我也永遠會與它魂夢相繫！

· 李敬亭 ·

只收不回

前言

前幾天在微信《點點星光》的欄目上有這麼一段話：「一個人最真實的教養，往往就體現在生活的細節裡。這個人究竟是怎樣的？翻翻微信，翻翻Line就知道了！」

一個總是在微信或Line裡拖延、敷衍、甚至遺忘的人，本質上，都是比較冷漠，比較自私的人。這樣的人，只要事不關己，往往以自我為中心，不把別人放在心上；凡事按自己的心情來應對，不把別人當回事。事實上，適時回覆訊息，給予對方應有的回應，是對對方的一種最起碼的尊重！」

看了這段話，讓我想起自己寫過的一篇短文。

那是民國一〇五年的年初，那時我剛學會使用手機的Line作為聯繫之用。在聯繫的親朋好友老同學中，就有一些人只讀不回。久而久之，這對一個凡事較真的我而言，感覺很是不好。記得是那年二月春節的一天，因一個小孩在騎樓下拍

球玩耍的動作而觸動了我。我們做人，不僅是在微信或Line的聯繫上要有讀有回，就是在人際之間的交往相處上，亦當如是。一個處世知所回報的人，也必定是個重情惜福之人。於是便有了這篇借物說事的〈只收不回〉。

早上獨坐在屋裏，透過窗玻璃，看對門一個小男孩在騎樓下玩球。小手一拍一拍的，球一彈一彈的，一拍一彈之間，看到後來，不知是手追球而拍，還是球追手而彈；這樣拍彈往復的手與球，仿如在跳一場優美的雙人舞，煞是有趣！

突然，心有所感。

我羨慕那隻小手，每拍一下，球都會應拍而彈，重回手邊，絲毫不爽；我敬佩那個皮球，只要你拍，我就回你——

重拍，回得高些，輕拍，回得低些；快拍，快回，慢拍，慢回。高低快慢，全憑手勢，無償配合，彷彿人球一體，不分你我！

後來小男孩被母親喚回，收起了皮球，我也收回了注目。我的感慨是：

有時，我們人還真不如球——只知收，而不知回。